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三十三回 瞿二郎吞符卻病 黨氏女刺繡見妖

詩曰： 陳室雕甍寂不嘩，佳人停繡傍窗紗。

翩翩瀟灑何為異，天遣休儒伴俊娃。

話說瞿琰聞兄瞿璿患病垂危，飛馬星夜回家，見母兄二嫂禮畢，聶氏哭道：「你哥哥幾遍價發昏，只待斷氣。幸小叔回家一見，萬千之喜。」瞿琰心忙步急，也不答言，逕入臥房裡來。只見瞿璿臥於榻上，兩眼微開，僵臥不動。瞿琰將手細候鼻息，單有一絲出氣，忙喚取淨水、燈火、筆硯來，撒開頂發，步罡捻訣，噴水畫符，就於燈上焚化，用熱湯調勻，攪起瞿璿灌下。眾人看了，暗笑道：「又來胡弄。人已將死，用此何益？豈不是鬼門上貼符哩！」瞿琰見一窩子人捱捱擦擦丟眼撇角，明知是眾人笑他，他也不理，緊緊將瞿璿攙住。未及一餐飯間，病人腹中骨都都幾陣作響，瞿琰令健婢抱瞿璿坐於淨桶之上。

少頃，只聽得後宰門豁刺地振動，恰似呂梁洪開閘一般，乒乒乓乓傾下水來。瞿琰不住將熱湯接應，瞿璿忽開口叫了一聲：「阿呀！」瞿琰道：「好了！既能呻吟，則氣轉矣。但困憊已極，且暫臥片時才好。」依然扶於榻上睡了。未及半刻，腹中又響起來，復攙扶大解。如此一連行了數遍，瞿璿才省人事，開眼看了瞿琰，問道：「三弟何由在此？」瞿琰道：「我為二哥得恙，星夜前來看視，如今覺好了些麼？」瞿璿點頭道：「這會子胸內寬了大半。」瞿琰道：「哥哥且不要言語，寧神靜睡，從容調攝。」瞿璿依言，閉目睡了。眾人揭開淨桶看時，原來是滿滿一桶臭黑之水。眾人方信瞿琰的仙符妙術，無不稱羨。

瞿璿自解下了黑水，遍身腫脹皆消，胸膈寬舒，漸思飲食，數日間便能行動。瞿琰接母親、大兄、二嫂聚於一處，取劉仁軌夫婦所送禮物，逐一交與，將日前征剿骨查臘並番王事跡備細陳說，合家歡喜。又對聶氏道：「我做小叔的有一句切緊的言語要對二嫂說知，休得見憎多口。」聶氏道：「叔叔有話便講，奴家怎敢嗔怪？」瞿琰道：「向聞人講二哥病症，因為無子娶妾一節，與二嫂反目，以致狼狽。不知真否？」聶氏道：「果實為此得了蠱疾。叔叔問及，有何議論？」瞿琰道：「嫂嫂向來百能百會，幾多的伶俐，豈不知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』？又不聞俗諺講，四十無兒當娶妾？二哥那一點念頭，亦係正理。嫂嫂和他怏氣，也覺有幾分不是處。」

聶氏道：「奴家雖係女流，豈不識後嗣為重？我為嫂的也曾產下幾個孩子，不幸夭歿。單單一個姑兒，兀自留他不住。這是你哥哥命運該載，與我何干？日前一霎時抵死要娶妾，非我妒忌不賢，阻你哥哥高興，只為著『知命而守』四個字。你看那做皇帝的，有三宮六院，嬪妃采女，不要說那產育多的，便是一人產一個孩童，不知多多少少的太子哩，為何也有幾朝天子駕崩之後，請別人子孫做皇帝？又看那宦室富翁，大妻小妾堆房塞屋，也有斷種絕代的，總是八字中不曾栽種得男女的根基。縱使討一萬個小老婆，也是枉然。故勸你哥哥安分守己，一夫一婦過去罷了。況大伯繼娶姆媽，天幸得了姪子。又有小叔青春年少，若討了一房孀孀，怕不會生出孩子來？怎愁員外絕下宗嗣？這都是你哥哥過慮處。還有一句話不好啟齒。今是一家人，講也無害。你哥哥少年縱性，不聽我良言勸諫，終日尋那小伙子玩耍，未到中年，身子卻似鼻涕一樣軟的，動不動就叫腰酸背痛筋抽，頭暈眼花心膽顫。巴到天晚，吃了三杯下肚，放倒頭胸胸覓睡。縱使南倭北韃殺到牀前，他把頭鑽在被窩裡，拳手縮腳，鼻孔朝天。若肯轉動一動時，我聶氏舌尖也索爛盡。如今二官人、二爹爹肉身在此裡，我做渾家的終不成造意屈陷你哩！媚姨、小叔、大伯、姆媽一家骨肉在此，請揣摩酌量一番看，你道怎樣人娶了偏房，生得出兒子麼？」

眾人聽了，一齊掩口而笑，連瞿琰也忍耐不住，呵呵地笑起來。瞿琰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二哥盡有幾分懵懂處。」瞿璿笑道：「自古說：清官難理家務事。今看三弟斷判兄嫂的失處，那話兒果道得不差。」瞿琰道：「哥嫂們把閒文且打疊起一旁，弟還有一言參酌，二哥這症候是一篤疾，雖然用符藥醫減了幾分，那病根兀未攻得盡絕，倘兜著煩惱重新發作，便是太上老君九轉靈丹，也難醫療。我急欲移二哥到後花園書房中將息，不過三五月間，病症自然全愈。那時精神煥發，返本還元。求二嫂開天地之恩，賜一妾與他，或者生得一男半女，亦未可期也。」聶氏合掌道：「難消，若得小叔恁般時，做嫂的感謝不盡。今日就將哥子交與你，直待病痊，娶妾得子時候，然後相見。」瞿琰笑道：「嫂嫂這話分明是鬥氣的意思，我怎好接兄到書房裡去將養？」聶氏道：「小叔又錯怪我了。你哥哥病在臨危之際，賴小叔靈藥，救而復生。果得精健，可以娶妾，乃瞿門幸中之幸。譬如你哥哥一口氣斷了，撇了我去，還尋兀誰鬧吵？這是我真言實語，怎疑為鬥氣的話頭？」眾人一齊贊歎道：「好一位賢德安人，難得，難得！」

聶氏笑道：「你眾位且莫過譽。還有一節事情，也要對眾題破。」瞿璿道：「娘子有甚言語，講破更好。」聶氏道：「二官人生得孩子時，奪了小叔一股家產，莫嗔我聶氏的不賢！」眾人齊笑了一場。當日就將瞿璿移到書房中去，弟兄同榻而臥，親自煎藥調理。不上一月，瞿琰起居如舊。這聶氏果是固執，朝暮間只令僮婢通問，送衣饋食，自己足跡不到書房中來。

忽一日，瞿琰出外去了。瞿璿寂寞中想起夫妻情久，怎忍久曠？隨步逕出花園，回入中堂，只見聶氏坐於軒前針線，一見丈夫來到，跳起身將堂門掩上。瞿璿驚詫道：「我今病痊體健，特回房看你，為何反閉戶不納？」聶氏道：「日前我曾對眾講過的，直待你娶妾得子，才許相見。如今未及月餘便要回房，何無一毫男子氣概？」瞿璿道：「向日娘子之言，不過是一時要好的論頭，為何反認作真實，終不然不娶妾生子時，終身不相會了？」聶氏道：「你想那日病危臨死，閉目無聲，也可今日見我麼？男子漢家要見進退，那害蠱得病的是死裡逃生，你兀想什麼勾當哩！我今日面立一誓，老兄縱使討了一個小老婆，如生不下孩子時，也休想斷會；我若舉目瞧你，便瞎了這一對眼珠！」

瞿璿站了一會，反覺沒趣，冷笑了一聲便走。回轉書房，垂目歎氣，一面翻書，口裡罵著：「不賢之婦，可恨！可惱！可厭！」正在念誦間，瞿琰剛剛走到，見兄面有愠色，口中絮聒，忙問何事。瞿璿不好隱匿，把前話講了一番。瞿琰笑道：「二嫂主見不差，端的為著兄來。娶妾誠是易事，生子亦係天緣，哥哥何必著惱。」瞿璿道：「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孥，人皆有此，我獨無之，暗中摸索，不由人不鬱然也。況終日獨坐書齋，甚覺無聊，怎得一個灑落去處，消遣數日也好？」

瞿琰存想半晌道：「有一所在，深邃幽雅，哥哥盡可消遣，明日就去。」瞿璿問：「是什麼去處？」瞿琰道：「數日前，城裡東街清陽庵道士滑土游請我閒棋，因無暇，不曾去得。我想那庵裡十分幽靜，同兄一去何如？」瞿璿笑道：「此庵園林花卉，小齋靜室，處處可人。徘徊數日，足以適興。但接三弟手談，不是好意。據我揣度，必為爹爹陰壽事發。」瞿琰道：「爹爹的陰壽道場，畢竟免不下的，且去一耍，再做理會。」

次早，弟兄二人乘馬帶僕，取路進了東門，到清陽庵裡來。

那道士滑土游親自出來迎接，轉入老子堂側首花園靜室中見禮，分賓主坐定，一面獻茶。滑土游道：「聞二相公染恙，許久不會。今睹尊顏，十分精采，並無一毫病色，可賀，可賀！」瞿璿道：「賤軀久抱危疾，幸舍弟用藥調攝，得以痊可。向蒙垂問，不勝感激！」滑土游道：「不敢。請問三相公青春幾何？不過年餘之隔，卻如此長成了。向聞與劉爺剿賊有功，榮膺顯職。回府時就欲奉拜，奈左膊被妖精打了一下，負疼不能舒展，失於奉謁，負罪良多。前令小徒相請，屈大駕至小庵手談，幸賢昆仲移玉下顧，老朽不勝忻躍。」瞿琰道：「學生賤庚十七，客歲與老師對奕時，已曾請教過，卻又忘了？」滑土游笑道：「老癡多忘事，果然，果然。」瞿琰道：「貴庵向來清淨，近日出甚妖怪，打傷尊臂？」滑土游道：「不要講起，端的為著幾文錢，險些害了老道士。」

原來打滑土游的妖精來得希奇險怪，亙古未聞。離清陽庵東南一里多路，有一條街，名花樓巷，巷甚狹小，裡面相對有數處屋宇，都是高牆圍繞，所居皆富室故家。巷盡頭坐東朝西一所大宅子，乃邊黨傑造的，前面臨街一帶牆垣，牆內兩旁四間側屋，中間五間彩畫高樓，隨後腰牆內又是五間大廳，前後共有十餘進高堂廣廈，一重重峻壁巍牆，一透透雕樑畫棟。

屋後有一片大園，種植竹木花卉，極其深沉寬敞。這黨傑的渾家荀氏十分能會，助丈夫成了偌大家業。生得二女一子，長女名

太姑，年十七歲；次女名元姑，年十五歲；季子名黨融，年方十歲；都生得端方秀麗。這姐妹二人，從幼兒延女師習學女工，其挑描刺繡，自不必講，兼且知書識算，頗通文墨，向來常在後園花樓上針指。因父親邊上生理，出外多，在家少，因此把姻親之事耽誤，未曾成就。這黨係是個老經紀，一味的顧著生理，凡乖覺活動的僮僕，都打發出外置貨、取帳、坐鋪、當官去了，家下仗著荀氏料理事務。嫡親四口兒並婢女、小廝等，不過十數人而已。只因這屋廣人稀，引出一番奇事。有詩為證：

院宇深沉人跡稀，經年遠別各天涯。

只因覓卻蠅頭利，致引妖氛作禍基。

當日姐妹二人吃罷早膳，打發其弟黨融館中去了，一同上花樓刺繡。將及已牌時分，太姑覺得身子困倦，拋了針線，倚著窗檻閒看，只見簷口瓦上一件東西，影影移動。太姑對窗外「啐」了一聲道：「做得片時生活，早又眼花了。空簷之上是甚物行動？」舉手把兩眼擦了幾下，定睛看時，原來是一小小人兒，頭戴扁巾，身穿素服，長鬚高背，手持竹杖，長有寸許，儼似人家侍奉的住宅土地，在屋簷上飛步而行。把太姑嚇了一跳，忙將窗子閉上，扯了妹子衣服，往樓下便走。元姑不知何故，忙問，不答，直到臥室內坐了一會，太姑才言備細。元姑搖頭道：「不信有這異事，莫非姐姐眼花了，在此調謊？」太姑道：「我初見簷口影似人行，心下也詫道眼昏，及後仔細再瞧，果是一小小人兒走動，迅速如飛，故扯妹避之，何苦謊言哄汝！」元姑道：「我只是不信世上有此作怪之事，待我眼見方為真實。姐姐，同上樓去一看何如？」太姑道：「我的膽險些兒被他驚破，誰敢同汝再瞧？」元姑一把拖住要上樓去，太姑抵死不行，扯扯拽拽，捲做一團。丫鬟小春走到，分開二人道：「姑姑們在此口蘇，奶奶見了，豈不嗔惱？」元姑將前事講了。小春道：「世上事眼見是實，耳聞是虛。何不回去一看，便見真假。」太姑爭辯不過，又得小春陪伴，壯膽移步便走。

三個一同上樓，開窗細看，立了好一會，不見動靜。元姑道：「何如？我講姐姐謊言嚇我麼！」太姑不敢做聲，心下暗暗疑惑，呆呆地立了半晌，依舊取過繡牀針線，做了一番，直至午後下樓，當晚不題。次早，姐妹二人梳妝畢，吃罷早膳，喚了小春，又上花樓，同作針指。太姑一面繡著花，心下還想昨日事體，手持繡繡，一眼對著窗外。少頃，忽見簷上那小人兒復拄著竹杖走來走去，忙招呼妹子、丫鬟來看。這兩個憑窗觀時，果然是一土地形狀之人，飛行不定。急急丟了針線，腳趕腳一齊滾下樓去，奔入軒子裡，對母親一五一十的講了。荀氏喝道：「胡講！好好人家，見此鬼怪，豈是美事？莫非你二人倦於針指，故詭言偷懶麼？」二女道：「女工針線是孩兒們正務，怎敢胡言怠惰？那邪怪我三人實同目擊，母親不信，可往花樓上一看，便知分曉。」荀氏隨即和二女同上樓來。不知果見妖怪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